

# 农户美好生活水平的主观感知测度 与影响因素分析

徐红 赵慧琴 周永平<sup>1</sup>

(广州华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 针对美好生活的测度, 大多以客观性指标为主, 而对个体的美好生活主观感知往往选择忽视。为了更加立体地认识农户美好生活水平, 从农户个体视角出发,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年的数据, 构建农户美好生活的主观评价指标体系, 用因子分析和对各省份农户美好生活水平进行排名和聚类, 并利用回归分析探究影响美好生活水平的因素。

**【关键词】:** 美好生活 农户 主观指标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让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 这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和不断满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农户的生活究竟有多“美好”, 充足性如何, 如何衡量其美好生活水平、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其美好生活水平是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目前关于美好生活评价的研究, 绝大部分都强调对客观指标的运用。用高级检索的方法在中国知网中搜索主题为美好生活指标或含美好生活指数、美好生活评价的相关文献, 发表于2018-2021年的CSSCI期刊上的有效论文有30余篇。以上文献中用客观性指标去构建美好生活指数进行分析的占了87%, 这类指标体系的构建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亦有部分学者尝试从主客观维度构建美好生活指标以期能全面地反映美好生活内涵, 比如潘建成(2018)<sup>[1]</sup>、方巍(2020)<sup>[2]</sup>、马成文(2019)<sup>[3]</sup>、张广海(2021)<sup>[4]</sup>、李鸿阶(2018)<sup>[5]</sup>等学者都强调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 但细读文献发现, 里面的数据统计关于主观性指标方面都选择了忽略, 仍然是基于统计年鉴对客观性指标进行测算<sup>[3]</sup>。目前运用主观指标的测量研究几乎是空白, 仅有杨延圣(2018)<sup>[6]</sup>有所涉及, 但文献中并未进行测量。就农户而言, 关注农民群体的美好生活并对其进行了测评的研究就更少了, 目前仅有陈江宁(2019)<sup>[7]</sup>、徐士璐(2020)<sup>[8]</sup>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诚然, 客观资源的充足性对个人的感知确会产生强烈影响, 但大多数客观的社会指标是人们对其生活条件的间接测量, 难以捕捉到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人的主观感知变化无常, 对于影响主观感知的诸多因素, 客观指标无能为力, 其所反映的社会条件充足度亦不能与农户的美好生活感知水平划等号。为了寻找农户的痛点, 探测农户的美好生活主观感知水平, 依据主观指标测量, 着重关注农户对美好生活的主观态度部分,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年的数据, 选取主观量表部分合成美好生活问卷, 构建各地区美好生活指数, 运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的美好生活水平进行综合测度, 并利用回归分析探究影响美好生活水平的因素, 更好地了解是什么驱动着农户的美好生活感知水平, 以及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来实现乡村振兴, 确保更加立体地认识农户美好

**作者简介:** 徐红(1984—), 女, 湖南岳阳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赵慧琴(1982—), 女, 山西屯留人,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经济统计;周永平(1977—), 男, 湖北天门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工商管理。

**基金项目:** 广州华商学院“青年学术科研项目”资助项目(2021HSQX10);广州华商学院“民办高校质量工程”资助项目(HSZLGC18、HS2019ZLGC07);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资助项目(2017GXJK247)

生活现状。

## 1 指标选取与赋值

学者陈江宁构建的主观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时以文献中使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个维度为主,由于非自主设计问卷,在指标选择时难免受限,对于相近或相似的变量进行了调整和增减,尽可能地寻找与之相对应的经验指标<sup>[7]</sup>。

### 1.1 指标选取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年发布的数据,从调查问卷中选取了13个指标进行测量,将农户美好生活评价分为经济生活、文教娱乐、精神需求、公共保障与服务(社会服务、环境、政治)等几个维度。在几个维度上选取子维度和测量指标,见表1。

### 1.2 指标赋值

#### 1.2.1 计分方式同向化

表1中除经济地位、生活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这三个指标方向为反向外,其余均为正向。在统计分析前需要将题项计分的方式化为一致,以上三个变量需要先反向计分,将1-5分对应转换成5-1分,转换后一个回答者在该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其满意度越高。

#### 1.2.2 不同级别量表的换算

以上答案取值除经济地位、生活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三个指标为五级量表外,其余均为十级量表,为了准确统计,必须将不同级别的量表换算成相同级别后才能进行相应的SPSS分析。具体处理公式根据“IBMSupport”发表的内容进行编写。在SPSS中可以通过计算变量实现。选择Transform→Compute Variable,然后在“目标变量”输入新的变量名,“数字表达式”里面写入计算公式,其中原公式中x用原变量进行计算。然后点击OK。由此,所有指标的量级便统一起来。

## 2 农户美好生活水平的综合测度

### 2.1 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

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都是关于数据降维的多元统计方法,但二者又有不同,究竟用哪种方法需要结合具体数据特征来判断,它们有各自的应用条件。具体应用条件如下:变量个数 $p=n$ ,在成分矩阵(SPSS导出结果) $L_n^0$ 中,先找到每行载荷有最大绝对值、列数最小的矩阵(假如 $L_3^0$ 是这个矩阵),接下来计算成分矩阵 $L_3^0$ 和旋转成分矩阵 $L_3^r, \dots, L_n^r$ 每行载荷最大绝对值的算术平均数计作 $l_3^0, l_3^r, l_4^r, \dots, l_n^r$ 。

如果 $l_3^0 > \max\{l_g^r\}$ ,即主成分分析应用条件成立,运用主成分分析<sup>[9]</sup>。

如果 $l_3^0 < \max\{l_g^r\}$ ,即旋转后因子分析应用条件成立,运用旋转后因子分析<sup>[10]</sup>。

现将反映农户美好生活的13个变量数据(表1)进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KMO值为0.880, $P=0.000 < 0.05$ ,拒绝各个指标之间不相关的原假设。接下来进行应用条件的检验,SPSS软件中计算 $L_n^0, L_n^r, l_3^0, l_n^r$ 的详细操作步骤与路径<sup>[10]</sup>,算出 $L_{13}^0$ 和旋转成

分矩阵  $L_6^r, \dots, L_{13}^0$ 。  $L_6^r$  是  $L_{13}^0$  中每行有最大绝对值、列数最小的矩阵。接下来算出  $L_6^0$  和旋转成分矩阵  $L_6^r, \dots, L_{13}^r$  每行载荷最大绝对值的平均数  $l_6^r=0.612, l_6^r=0.719, l_7^r=0.770, \dots, l_{13}^r=0.929, l_6^0 < \max\{l_{g}^r\}=0.929=l_{13}^r$ , 故旋转后因子分析应用条件成立, 用旋转后因子分析。

## 2.2 因子分析过程

### 2.2.1 确定因子个数

用方差特征值大于 1 的方法来确定因子个数较容易遗漏方差阵特征值靠近 1 的因子, 导致误差大<sup>[10]</sup>。为了避免丢失较多信息, 采取提取固定因子数量, 结合因子的方差解释率确定 4 个因子, 选择最大方差法, 算出 4 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19.15%、18.38%、11.69%、10.27%, 累计贡献率为 59.49%, 接近 60%, 根据学者吴明隆<sup>[11]</sup>关于累计方差解释率的标准, 萃取后保留的因素比较理想。

### 2.2.2 给旋转后的因子命名

经过旋转后发现,  $x_7$ (生活环境)(0.569)、 $x_8$ (社会保障)(0.673)、 $x_9$ (社会宽容)(0.662)、 $x_{10}$ (社会公平)(0.764)、 $x_{12}$ (地方政府评价)(0.672)五个指标在第一个因子中的载荷系数远大于其他指标, 与指标体系构建中公共保障与服务维度对应。 $x_3$ (教育程度)(0.691)、 $x_4$ (休闲娱乐)(0.809)、 $x_5$ (社会交往)(0.723)、 $x_6$ (生活满意度)(0.554)四个指标在第二因子中的载荷系数最大, 对应文教娱乐维度。 $x_1$ (家庭关系)(0.824)、 $x_{11}$ (生活幸福感)(0.680)在第三个因子中的载荷系数最大, 对应精神需求维度。 $x_2$ (家庭经济状况)(0.523)、 $x_{13}$ (主观经济地位)(0.833)在第四个因子中的载荷系数最大, 对应经济生活维度。

### 2.2.3 根据旋转成分矩阵, 得出因子分析模型

$$x_1 = 0.076f_1^r + 0.184f_2^r + 0.824f_3^r - 0.049f_4^r + \varepsilon_1$$

$$x_2 = 0.198f_1^r + 0.508f_2^r + 0.183f_3^r + 0.523f_4^r + \varepsilon_2$$

...

$$x_{13} = 0.101f_1^r + 0.136f_2^r + 0.103f_3^r + 0.833f_4^r + \varepsilon_{13}$$

### 2.2.4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计算旋转后的各因子得分值

旋转后的各因子得分

$$f_1^r = -0.09x_1 - 0.05x_2 + \dots - 0.056x_{13}$$

$$f_2^r = -0.055x_1 + 0.139x_2 + \dots - 0.135x_{13}$$

$$f_3^r = 0.687x_1 - 0.049x_2 + \dots - 0.077x_{13}$$

$$f_4^r = -0.221x_1 + 0.352x_2 + \dots + 0.756x_{13}$$

### 2.2.5 计算旋转后综合因子得分 Y

$$Y = 0.192x_1f_1 + 0.184x_2f_2 + 0.117x_3f_3 + 0.103x_4f_4 = 0.192x_{FAC1-1} + 0.184x_{FAC2-1} + 0.117x_{FAC3-1} + 0.103x_{FAC4-1} = 0.03x_1 + 0.046x_2 + 0.038x_3 + \dots + 0.033x_{13}$$

### 2.3 根据综合因子得分结果进行排名与聚类分析

根据因子方程计算出各地区农户美好生活感知水平，对比 2019 年各地区人均 GDP 排名可知，各地区美好生活感知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分别将各地区美好生活感知水平与各地区人均 GDP 进行系统聚类，聚类个数选择单一方案为 4，通过聚类结果对比发现，差异较大的是北京、宁夏、西藏、青海这四个地方。北京人均 GDP 排名第一，但农户主观感知水平却排到中等水平，说明客观条件的充足度与农户主观感知之间存在较大落差。而宁夏、西藏、青海虽然人均 GDP 排名上比较靠后，但这三个地方农户在美好生活主观感知水平却较高。上海、江苏、浙江这三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却在主观指标聚类结果上都掉落一个梯队。吉林、黑龙江、山东、甘肃、辽宁、安徽、河北、云南、河南、四川、湖南这些省份的农户在主观感知的美好生活水平较之人均 GDP 排名都有提升一个梯队。可见主观感知未必与社会条件充足度同步，换言之，即使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社会条件，但农户的美好生活感知水平可能确未提升。反之，即使政府提供的社会条件有限，但农户的美好生活感知水平却较高。

表 1 农户美好生活测量指标

概念层	维度层		指标层	测量层	取值	方向	
美好生活指数	经济生活		家庭经济	您的家庭经济状况	1-10	正	
			经济地位	目前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1-5	反	
	文教娱乐		受教育程度	您的教育程度	1-10	正	
			社会交往	您的社交生活	1-10	正	
			休闲娱乐	您的休闲娱乐文化活动	1-10	正	
			生活满意度	总体来说，您的生活满意度	1-10	正	
	精神需求		家庭关系	您的家庭关系	1-10	正	
			生活幸福感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1-5	反	
	公共保障与服务		社会服务	社会保障	政府向老百姓提供的社会保障状况的评价	1-10	正
				社会公平	您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评价	1-10	正
				社会宽容	现在社会的宽容程度	1-10	正
			环境	生活环境	您的居住地的环境状况	1-10	正
			政治	地方政府评价	总的来说，地方政府的工作	1-5	反

表 2 农户美好生活相关因素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因子 1)	模型 2(因子 2)	模型 3(因子 3)	模型 4(因子 4)	模型 5(美好生活指数)
性别	男(女)	0.028	0.028	0.013	0.013	0.013
婚姻	已婚(未婚)	-0.033	-0.035	0.030	0.077	-0.001
政治面貌	党员(非党员)	0.282***	0.330***	0.055	0.333***	0.156***
民族	汉(少数民族)	-0.300***	0.065	0.158**	-0.017	-0.029
宗教信仰	无信仰(有)	-0.088*	0.024	0.060	-0.024	-0.008
年龄	18~30	(参照组)				
	31~40	-0.083	-0.343***	0.005	-0.119**	-0.091***
	41~50	-0.002	-0.450***	0.062	-0.193***	-0.096***
	51~60	0.097	-0.284***	0.028	-0.225***	-0.054***
	61~70	0.325***	-0.168***	0.107*	-0.067	0.037**
	71 以上	0.035	-0.557	1.775*	0.649	0.179
受教育年限		-0.007	-0.008*	-0.014***	-0.001	-0.004***
ln 家庭收入		-0.027	0.132***	0.126***	0.347***	0.069***
B		0.422	0.192	-2.491***	-2.154**	-0.397
N		3271	3271	3271	3271	3271
R <sup>2</sup>		0.034	0.031	0.010	0.05	0.057
F		10.074	9.415	3.619	14.803	16.90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0.01、0.05、0.1 水平上显著

### 3 农户美好生活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求其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将因子 1( $f_1$ ) 公共保障与服务、因子 2( $f_2$ ) 文教娱乐、因子 3( $f_3$ ) 精神需求、因子 4( $f_4$ ) 经济生活及 Y(农户美好生活) 分别作为因变量，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取对数后的家庭收入作为自变量，进入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得到模型 1 至模型 5，见表 2。

在模型 1 中，因变量为公共保障与服务评价(包括生活环境满意度、社会宽容满意度、社会公平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地方政府评价五个方面)，F 值为 10.074， $R^2$  为 0.034， $P=0.000<0.01$ ，F 检验显著，模型成立。自变量中性别、婚姻、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农户公共保障与服务的评价不产生显著影响，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年龄对农户公共保障与服务的评价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少数民族农户比汉族农户评价要高；党员农户明显比非党员农户评价要高；有宗教信仰的比无信仰的要高；

61~70岁农户比其他年龄层的评价要高。

在模型2中,因变量为文教娱乐评价(包括教育程度满意度、休闲娱乐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社会交往满意度四个方面),F值为9.415,  $R^2$ 为0.031,  $P=0.000<0.01$ , F检验显著。自变量中政治面貌、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文教娱乐的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余均不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党员农户比非党员农户在这个维度上的评价要高;18~30岁与71岁以上的农户比其他年龄组的农户评价要高;受教育年限越多评价越低;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评价越高。

在模型3中,因变量为精神需求评价(包括家庭关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两个方面),F值为3.619,  $R^2$ 为0.010,  $P=0.001<0.01$ , F检验显著。自变量中有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四个变量对农户精神生活需求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看,汉族比少数民族在这个维度上的评价要高;60岁以上的农户比其他年龄组的农户评价要高;受教育年限越多评价越低;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对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

在模型4中,因变量为经济生活评价(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两个方面),F值为14.803,  $R^2$ 为0.050,  $P=0.000<0.01$ , F检验显著。自变量中有政治面貌、年龄、家庭收入对农户经济生活评价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党员农户比非党员农户在经济生活评价上要高;30岁以下的农户和60岁以上的农户比其他年龄层的农户满意度要高;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对经济生活评价也越高。

在模型5中,因变量为农户美好生活指数综合得分,F值为16.903,  $R^2$ 为0.057,  $P=0.000<0.01$ , F检验显著。自变量中政治面貌、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农户美好生活评价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党员比非党员更满意;受教育年限越多评价越低;61~70岁农户的美好生活满意度最高;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对美好生活感知水平越高。

## 4 结论与展望

### 4.1 总体而言,各地区美好生活感知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通过聚类结果对比发现,较之经济发展水平,有13个地区的农户美好生活水平上升至少一个梯队,有8个地区的农户美好生活水平下降至少一个梯队,其余地区梯队均保持不变。下降梯队的地区有四个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是经济发达的省份或一线城市,这几个地方由于美好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上升空间本来有限,掉落第一梯队尚在可接受范围。而上升梯队的地区有几个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如西藏、青海、宁夏,在主观感知的结果上跃升2~3个梯队,主观美好生活水平有飞速提升,这说明在社会条件不充分的地区,社会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对于提升农户美好生活感知水平效果非常明显,这得益于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拉动,使得落后地区农户的美好生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整体来看,梯队上升的省份或地区多于梯队下降的省份或地区,说明农户美好生活水平不平衡的现象有所缓解。

### 4.2 从地区来看,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农户美好生活主观感知水平未必高

当社会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再创造充足的社会条件并不必然引领农户感受更美好。社会整体感知与农户个体未必总是同步,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农户美好生活感知水平一般。相对其他地区,这几个地区的社会条件较充足,但农户的美好生活感知水平却未提升。伊斯特林曾经提出过幸福悖论,即物质条件与主观感知未必同步。对于这部分农户,美好生活需求是否上升到自由、尊严等更高层面上,需要地方政府分类视之。毕竟美好生活需要国家与个人的共振,需要整体与个别的有机统一,需要个人的体悟与政府的努力,实现国家与个人的连接与互动。

### 4.3 从农户个体来看,农户美好生活不充分的问题更突出

---

家庭收入、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年龄是影响农户美好生活主观感知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农户美好生活不充分的问题更突出。农户对生活幸福感和对地方政府评价比较高，在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基本满意，最不满意的是主观经济地位，家庭收入与农户美好生活感知呈正相关。通过对农户美好生活主观感知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的农户对主观经济地位的打分都没有达到平均分，说明短期内物质生活的改善仍是增进农户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党员的经济收入未必比非党员的高，但党员农户的美好生活感知水平要显著高于非党员农户，这说明乡村振兴下的组织振兴非常重要，要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依靠党组织的力量，促进农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

乡村振兴除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教育振兴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农户的痛点，站在农户的立场上思考他们究竟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只有这样乡村振兴才能抓住重点、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美好生活体验。

通过主观量表测得的结果受到问卷、变量、受访者的影响，由于没有定性访谈资料作为补充，对研究结论持审慎的态度，在后续的研究中，将深扎于某地对农户进行深入访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潘建成. 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如何监测[J]. 中国统计, 2018(5):4-6.
- [2]方巍.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美好生活评价指数[J]. 社会科学, 2020(1):102-111.
- [3]马成文. 我国区域居民美好生活水平评价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0):70-73.
- [4]张广海, 张红. 旅游化与美好生活——基于 33 个沿海城市 2000—2019 年面板数据[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4):80-85.
- [5]李鸿阶, 张元钊. OECD 国家生活质量评价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2):5-11.
- [6]杨延圣.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J]. 观察与思考, 2018(4):76-82.
- [7]陈江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宁波农村居民美好生活实证研究[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9(7):33-36.
- [8]徐士琚. 农民美好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基于农户主体性视角[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2):23-30.
- [9]赵慧琴. SPSS 软件计算主成分分析的缺陷与纠正[J]. 统计与决策, 2020(15):56-59.
- [10]赵慧琴. 如何用 SPSS 软件计算因子分析应用结果[J]. 统计与决策, 2019(15):72-76.
- [11]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